

画 心 与 文 心

吴冠中

吴冠中



吴冠中散文精选

社

吴冠中



吴冠中散文精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吴冠中散文精选/吴冠中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0  
(画心与文心)

ISBN 978-7-02-008219-3

I. ①吴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43295 号

责任编辑:杨 渡 装帧设计:柳 泉  
责任校对:韩志慧 责任印制:李 博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29 千字 开本 710×1010 毫米 1/16 印张 19 插页 16

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8219-3 定价 38.0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 目 录

水乡青草育童年	>>	1
婚礼和父亲	>>	20
母 亲	>>	22
安江村	>>	26
忆初恋	>>	30
漂洋过海		
——留学生活回忆	>>	34
他和她	>>	44
生耶 卖艺	>>	68
回 顾	>>	71
横站生涯五十年	>>	75
花	>>	78
草兮草兮	>>	80
大 漠	>>	82
双 燕	>>	83
老 墙	>>	86
两个大佛	>>	88

- 大宅 >> 90  
晨曦与夕阳 >> 92
- 又见巴黎 >> 94  
展画伦敦断想 >> 98  
一幅画的故事 >> 104  
从秦俑坑到华山巅 >> 107  
魂兮不归 >> 113  
古村七日 >> 115  
我与花溪 >> 118  
我和张家界 >> 121  
所见所思说香江 >> 123  
川底下,君知否 >> 126  
绍兴闲话 >> 128  
桥之美 >> 131  
老树 >> 134
- 人之裸 >> 137  
肖像 >> 139  
贾岛诗中画 >> 141  
肥瘦之间 >> 143  
赵燕侠与海派 >> 145  
从埃及艳后到赵树理 >> 148  
戏曲的困惑 >> 150  
景全在我身上 >> 153  
古韵新腔 >> 155

虾与画价 >>	157
风 格 >>	159
文物与垃圾 >>	161
孤 独 >>	165
路 >>	166
自行车 >>	168
成竹与灵犀 >>	170
厌旧与怀旧 >>	171
小鸡与腌蛋 >>	172
一对软骨孪生 >>	174
再说包装 >>	176
名山与名家 >>	178
乱画嘛! >>	180
妒 忌 >>	182
为谁穿着 >>	183
画家村 >>	185
希 望 >>	187
等 待 >>	189
长寿之惑 >>	191
杞人忧天 >>	193
绿衣姑娘 >>	195
人之初 >>	197
可怜祥林嫂 >>	200
吃 粥 >>	202
理发记 >>	204

老马不识途 >> 206

谢 幕 >> 209

别 离 >> 210

老人洗澡 >> 212

梵 高 >> 214

思想者的迷惘

——寄语罗丹之展 >> 221

天涯咫尺

——喜看毕加索画展 >> 223

百代宗师一僧人

——谈石涛艺术 >> 225

虚谷所见 >> 229

雁归来 >> 233

林风眠和潘天寿 >> 242

孤独者

——悼念吴大羽老师 >> 246

陈之佛 >> 250

卫天霖与北京艺术学院 >> 253

石鲁的腔及其他 >> 257

魂与胆

——李可染绘画的独创性 >> 262

铁的纪念

——送别秉明 >> 268

雨雪霏霏总相忆

——我和朱德群的故事 >> 273

- 李政道与幼小者 >> 279
- 扑朔迷离意境美 >> 281
- 笔墨等于零 >> 284
- 土土洋洋 洋洋土土
- 油画民族化杂谈 >> 286
- 美盲要比文盲多 >> 292
- 祖 坟
- 叛逆与创造 >> 294
- 衣钵与创新 >> 297



# 水乡青草育童年

故乡已离得那么遥远,并且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了,童年的情景却永远是那样的清晰,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呢,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,刚刚梦醒!

1919年我诞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闸口乡北渠村,地地道道的农村,典型的鱼米之乡。河道纵横,水田、桑园、竹林包围着我们的村子,春天,桃红柳绿。我家原有十余亩水田,父亲也种田,兼当乡村小学教员。家里平常吃白米饭,穿布衣裳,生活过得去,比起高楼大屋里的富户人家来我家很寒酸,但较之更多的草棚子里的不得温饱的穷人,又可算小康之家了。很幸运,我7岁就上学了,私立吴氏小学就设在吴家祠堂里,父亲当教员,兼校长。小同学都是赤脚伙伴,流鼻涕的多,长疥疮的也不少。我们玩得很欢,很亲密,常说悄悄话。我至今忘不了他们的音容笑貌,他们永远跳跃在我对故乡和童年的怀念中。鬓色斑白时我回过家乡,人生易老,父母及叔伯姑舅们大都已逝世。但我在路上常见到一些熟悉的背影,那满脸的皱纹,粗嗓门的音调仍没有变,照样咳嗽,大笑大骂。我于是追上去,正想叫唤,他们却惊讶了,原来并不是我的长辈,而是我小学同窗的那些拖鼻涕的小伙伴们。

土地不老,却改观了。原先,村前村后,前村后村都披覆着一丛丛浓密的竹园,绿荫深处透露出片片白墙,家家都隐伏在画图中。一场“大跃进”,一次“共产风”,竹园不见了,像撕掉了帘幕,一眼便能望见好多统统裸露着的村子,我童年时心目中那曲折、深远和神秘的故乡消失了。竹园不见了,

桑园也少了,已在原先的桑园地里盖了不少二层小楼房。孩子们是喜欢桑园的,钻进去采桑葚吃,一面捉蚱蜢。我到今天还喜欢桑园,喜欢春天那密密交错着的枝条的线结构画面,其间新芽点点,组成了丰富而含蓄的色调。但桑园的价值主要是桑叶,桑叶养蚕,桑叶茂密时便是养蚕的紧张季节,一天要采几回桑叶,孩子们也帮着采叶,帮着喂蚕,家里经常要备有几箩筐桑叶,父亲和母亲夜半还要起来添叶。养蚕期间家里焚香,不让戴孝的或有病的不吉利之人来串门,说是蚕有蚕神,须小心翼翼地侍候。蚕大眠了,不再吃叶,肥胖的身躯发白透亮,于是便被安置到草笼上去。草笼是用干稻草绞成的,远看像一条巨大的毛毛虫,近看是稻草秆的丛林。眠蚕被散播在丛林中,便各自摇头晃脑绵绵不断地吐丝,春蚕至死丝方尽,个个乐于作茧自缚。蚕宝宝一天天隐没了,雪白的蚕茧像无数鸽蛋散落在草笼里,全家人眉开眼笑地摘茧。如果有一年蚕得了瘟疫,家里便像死了人一样凄凄惶惶。

我的几个姑姑家都是种田和捕鱼的贫穷之家,惟有舅舅家地多房大,可算是乡里的大户人家,大舅还兼开茧行,同无锡的商人合作做收购茧子的生意。每年卖茧子的时候,我便总跟着父亲到舅舅家去,茧行就设在大舅家后院。父亲非常重视秤茧子时价格的等级,划价和把秤的有时是表兄或熟人,在斤两上稍微占点便宜父亲便心满意足了。卖了茧子便给我买枇杷吃,卖枇杷的总紧跟着卖掉了茧子挑着空箩筐的人们转。这种时候,我不大容易见到大舅舅,他正忙着与无锡下乡来的客商们周旋。后来我到无锡师范念初中时,有一次大舅舅到无锡,我去看他,他住在当时最阔气的无锡饭店里,一个人住两间房,还请我吃了一顿“全家福”大肉面。我是第一次进入这样豪华的饭店。父亲送我到无锡投考及上学时都是借了姑爹家的渔船,同姑爹一同摇船到无锡,带了米在船上做饭,晚上就睡在船里,不花饭钱和旅店钱。仅有一次,父亲同我住了一个最便宜的小客栈,夜半我被臭虫咬醒,遍体都是被咬的大红疙瘩,父亲心痛极了,叫来茶房(客栈服务员),掀开席子让他看满床乱爬的臭虫及我的疙瘩,茶房说没办法,要么加点钱换个较好的

房间。父亲动心了,想下决心加钱,但我坚持不换,年纪虽小我却早已深深体会到父亲挣钱的艰难。他平时节省到极点,自己是一分冤枉钱也不肯花的,我反正已被咬了半夜,只剩下后半夜,也不肯再加钱换房了。父亲的节省习惯是由来已久的,也久久地感染了我,影响了我。我小时候生过一场病,母亲求神许愿,许愿到杨茂公桥的庙会上去敬菩萨。病好后,便要去还愿。杨茂公桥离家有几十里路,那里两年一度的庙会十分热闹,远近闻名,能去看看这盛大的节日确是无比的快乐,我欢喜极了。我看各样彩排着的戏文边走边唱,看骑在大马上的童男童女游行,看高跷走路,看虾兵、蚌精、牛头、马面……最后庙里的菩萨也被抬出来,一路接受人们的膜拜。父亲点上香烛,我磕几个头就算还愿了。人山人海,卖吃的挤得密密层层,各式各样的糖果点心,鸡鸭鱼肉都有,我和父亲都饿了,我多馋啊,但不敢,也不忍心叫父亲买。父亲从家里带来粽子,找个偏僻地方父子俩坐下吃凉粽子,吃完粽子,父亲觉得我太委屈了,领我到小摊上吃了碗热豆腐脑,我叫他也吃,他不吃。卖玩意儿的也不少,彩色的纸风车、布老虎、泥人、竹制的花蛇……显然不可能花钱买玩意儿,但父亲也同情我那恋恋不舍的心思了,回家后他用几片玻璃和彩色纸屑等糊了一个万花筒,这便是我童年惟一的也是最珍贵的玩具了,万花筒里那千变万化的图案花样,是我最早的抽象美的启迪者吧!

我永远记得姑爹家那只小渔船,它永远离不开姑爹,它也像姑爹对我一样的亲切。姑爹性子暴躁,孩子们背后叫他老虎。其实他不发怒时很温和,他多次摇着他的渔船送我到宜兴和无锡投考、上学。他也曾送我母亲到武进县的寨桥镇上去找一位老中医看病,我也搭船跟着去玩,反正不花一文钱,父亲也总是同意的。姑爹家住在漏湖边的一个大渔村里,村里几乎家家有船。村子很长,一家紧贴着一家沿小河排开,每家的后门临河,每家的船便系在自家后门口的大柳树上。白天,船都下湖了,风平水静的时候,那垂柳笼罩下的渔村倒影是挺美的画境;傍晚,船都回来了,小河里挤得看不见

水面，家家七手八脚从船里提鱼上岸，忙成一片。姑爹和表兄弟们讲过许多在湖里的有趣事情，但我从未有机会下湖，只在湖边遥望那一片白茫茫的水，觉得神秘，又有点怕。湖里芦苇丛中栖息着一种小鸟，叫黄雀，就像麻雀般大小，渔民们捕来当肉食卖，一如北方的铁雀。姑爹多次送我这种小鸟，母亲炖了给我吃，味道鲜极了。表兄们说，捕黄雀要在深夜，一面张好网，从另一面敲锣赶黄雀撞到网里去，于是一捉一大堆。我听了真兴奋，也想跟着去捉一回。但又说夜里湖上太冷，怕我会冻病，我说不怕；又说担心我不会熬夜，我也保证不睡，他们同意了，我兴高采烈地将尝试奇异的新生活了，但父亲坚决不同意，还是去不成。终于有一次，我也进到湖上的芦苇丛中去。我们那里，无论大人和小孩，有钱人家和穷人家，都最怕兵，孩子哭不止时，便吓唬他：兵来了！兵真的常常闯进村子来，信息灵通的人一经发现兵来了，立即报警，家家慌乱着关闭门户，男女老少东投西窜，往草垛里藏，向桑园里钻，大胆的年轻人爬上了枝叶茂密的高高树巅。匆忙中谁家的衣裳还晾在场；谁家的鸡鸭、山羊未来得及赶回家，也只好听之任之，统统让兵们带走。那时候军阀混战，我经常听说孙传芳和吴佩孚或什么人打仗，兵的队伍经常会经过我们的村子，有什么他们随便拿，非常自由。

当吃了败仗的败兵逃到村子时，不成队伍了，他们更无法无天，情况也就更可怕，打破门到家里抄，抓到男人要花边（银元），抓到女人便强奸，姑娘们吓得魂不附体，总尽先尽快逃避，不易被抓到。有一回一位老太婆被抓住，就在光天化日下的荒坟丛中被强奸，老太婆是信佛的，对这样伤天害理的恶事怕作孽，要求大兵让她撑开伞遮遮天眼。有一次情况特别紧张，据说就要在我们村子不远处打仗，满村人心惶惶，有钱人家躲到宜兴城里去，去不了城里的也投奔远亲去。姑爹来家了，叫我们住到他家，情况紧急时可以上小船躲入湖里芦苇丛中去。我和母亲及弟弟决定跟去，父亲不肯去，他说只要我们走了，他一个人什么也不怕，其实，他是不放心这个家。后来真的打起仗来，我和母亲等挤在姑爹家的小船上驶入湖里的芦苇丛中去，人多船

小,姑姑和表姊们分别挤进了他们邻居的船中。听到砰砰的枪声,飞弹在头空中吱吱地尖叫,心惊胆颤,大家把棉被盖在身上,蒙住头,说子弹是硬的,万一落下来,吃硬不吃软。我完全忘记了捕黄雀的事,也没有留心芦苇里有什么有趣的东西,只担心子弹飞来,更担心父亲此刻正躲在什么地方呢,母亲急得不断流泪。小小渔船永远地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难忘的形象,亲切的形象,我特别喜爱鲁迅故乡的乌篷船,我的绘画作品中经常出现水乡小船,正渊源于姑爹家的渔船吧!

渔村人家靠捕鱼为生,也靠芦苇。湖里有大片大片的芦苇,长得很高很高,收割后的芦苇积聚成无数金字塔式的芦堆,姑爹家的村子便被埋在纵横交错的芦堆里,成了孩子们捉迷藏的天堂。夏天,我很早起来,选一根最长的芦苇,在顶端弯一个小三角形的框,用线结牢,再到屋檐下或老树丛中去寻蛛网,早上带露水的蛛网有黏性,用以蒙满三角小框,便可粘住栖息在柳梢上高歌的知了。粘知了,也粘蜻蜓。蜻蜓大都停息在篱笆最突出的高枝上,红蜻蜓特别好看,翅翼有时平展,有时前伸抱住脑袋,正如齐白石的图画。割来芦苇并不是为了孩子们粘蜻蜓,主要用来编芦席,织芦帘。芦织的帘子很大,可用以隔开房间,母亲则用它铺在地上,在上面铺拆被褥、絮棉袍。冬天,很冷,屋里照不到阳光,吃饭都冻得发颤。大门外满是阳光,但有西北风。房子是朝南的,不怕北面的风,于是将芦帘架在竹篙上挡住西面,阳光照射这帘和门墙构成的三角地带,这里便是最舒适的温暖之角了。老祖母整个上午都坐在暖角里晒太阳,母亲也常在里面补衣裳,劈豆瓣。吃饭时,大家端了饭碗来晒着太阳吃,邻家的孩子也端着自家的饭碗来凑热闹,有吃有笑。很快活,引得狗也赶来,猫也钻来,一团和气。老祖母坐着晒太阳还嫌冷,一只小脚总踩在一个铜脚炉上。这铜脚炉很精致,盖子上布满麻子似的窟窿,母亲说这还是她出嫁时的嫁奁,父亲家一向穷,才不会买这种精致的脚炉呢。脚炉里装着烧得半红的苍糠(稻谷的壳)灰,将生蚕豆埋进去,等一会儿就会热,像炒豆一样,豆熟时便“乒”的一声爆炸。我埋进了豆,

但玩着玩着忘了时辰，老祖母脚下突然乒乒乓乓爆炸起来，吓她一大跳，引得大家哄堂大笑。

只有冬天农家闲时才架起芦帘晒太阳，尤其春节后的半个月內，大家可以快快活活、高高兴兴地享受太阳的温暖和家庭的温暖。孩子们不止是自己爆蚕豆了，还可吃到煮熟的菱、花生和夹有核桃肉的糕。这都是春节带来的好处，怎么能不盼望春节呢。春节要吃好几样菜，最主要的是吃猪头，我以为猪头肉是最上等的东西了，只有过年（春节）时才能吃到。春节前母亲特别忙，要煮猪头，要做够全家吃半个月的糕团，还要外加几笼粗粉团子，是专门为春节期间发给叫花子的。平时叫花子要饭，要了半天只给一点点剩饭，有时不给，但春节期间无例外一律要给，而且一到门口就给，所以叫“发”。于是叫花子特别多，络绎不绝，有时是三五成群结队而来，几笼团子还不够发，团子便一年比一年做得小了。有一种叫花子不穿破衣裳，穿整整齐齐的长衫，还戴着礼帽，手提小锣，边唱边敲小锣一步步缓慢地跨进大门来，这便是唱春的。给他一个一般的发叫花子的粗团子他不要，不理，继续唱。我便加倍给他好几个，或给自家吃的大白团子，他不用手接，只用那锣反过来盛了团子，然后倒进背在背后的大口袋里去。这是我最早见过的歌唱家。后来我在巴黎留学时，旅店后窗下的小夹道里也偶有人拉提琴或高唱，期待旅客们撒下法郎去，这时候，我总立即回忆起童年时家门口的唱春人。春节过了初一，便开始到一家家亲戚家去拜年，穿着新衣裳吃年酒。母亲总嫌父亲家穷，说她是被媒人花言巧语骗嫁给父亲的，当年外公看得起父亲读书识字，认为有出息。母亲也一向有点瞧不起穷姑姑们，自己不常去她们家，而总爱带着我往舅舅家串门。舅舅家吃得讲究，过年打麻将，压岁钱也给得多。大舅舅爱骑马，地方上有点名气，因为在家乡只有耕田的水牛，很少见马。表姊带我玩，领我去看舅舅养的大马，我仿佛去看老虎一样新奇，但不敢走近，怕它踢。二舅舅抽大烟，抽了卖田，卖了田再抽，人抽得骨瘦，二舅母常向我母亲哭诉。母亲是二舅的姊姊，劝他，骂他，二舅表面上唯

唯诺诺,其实不听,照样抽。我们村子里有一个不正经的女人,名声很坏,有一回有人来家报信,说我二舅正在她房里抽大烟鬼混,母亲一听气急了,立即赶到她家去,我也跟去看。进大门后直奔里屋,里面房门紧闭着,房里有忙乱的声响,母亲叫二舅的名字,二舅不敢答应,更不敢开门,母亲隔着门哭骂,骂舅舅尤其不该到她眼前来丢脸。父亲也在家骂,好像骂给我听,意思是万万学不得,同时也针对母亲,有意煞煞她平时老夸耀娘家阔气的威风。

每次过年,父亲从大橱(衣柜)里拿出一幅中堂画和一副对联挂在堂屋里,一直挂到正月十五,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卷起来,藏进大橱里。大橱是红漆的,很漂亮,也是母亲的嫁奁,一直保护得像新的一样。我们家是小户人家,房子也不大,但村里有中堂画的人家很少,因此我曾为此感到骄傲。画的是几个人物,中间一个老头可能就是老寿星,这是父亲的老朋友缪祖尧画的。缪祖尧矮胖矮胖,很和气,家就住在姑爹家那个渔村里,家里也贫苦,靠教书生活。他和父亲很合得来,早年两人曾一同到无锡一个叫玉祁的村镇上教小学。父亲在玉祁教书时每年腊月近年底时回来,我还依稀记得,每次回来总带回一种中间穿有大孔的饼干,这也是我认为最好吃的饼干了。他还讲过一个故事,说有一回学生家送来的早餐是糯米粥,他和缪祖尧恰好都不爱吃糯米粥,只吃了一点点,但糯米粥会膨胀,罐里的粥过一会儿胀得仍像原先那样满,学生家里来撤早餐时误认为根本未吃,估计是教员不爱吃,便立即补煮了几个鸡蛋。现在看来,当时他们小学简陋,不开伙,教员是由学生家轮流派饭的。后来我的弟弟妹妹多起来,母亲一人实在忙不过来,父亲不能再去玉祁教书,便在村里由吴氏宗祠出经费创办私立吴氏小学。缪祖尧也不去玉祁了,便来吴氏小学教书,小学就设在吴家祠堂里,缪祖尧也住在祠堂里。我从此经常到缪祖尧老师的房里去,看他画画,开始触及绘画之美。祠堂很大,有几进院落,有几间铺有地板的厢房,厢房的窗开向小院,院里分别种有高大的桂花、芭蕉、海棠。缪老师住的厢房很大,窗口掩映着绿荫荫的芭蕉,一张大画案摆在窗口,真是窗明几净,幽静宜人,这是我一生

中头一次见到的画室,难忘的画室,我一辈子都向往有这样一间画室! 缪老师什么都会画,画山水,画红艳艳的月季和牡丹,画樵夫和渔翁。有一回父亲用马粪纸做个笔筒,糊上白纸,缪老师在上面画个渔翁、一只大鸟和大蛤蜊,画成后给我讲解这画的是鹬蚌相争的故事。我尤其喜欢缪老师画的大黑猫,他用烧饭锅底的黑灰画猫,猫特别黑,两只眼睛黄而发亮,我进美术学院以后还常常想起那黑锅灰画的猫,可惜再也没见过了。我常常静静地看缪老师作画,他用纸紧卷成笔杆似的长条,用煤油灯熏黑以后当炭条起稿;他常常将蘸了浓墨的笔放进嘴里理顺笔毛,染得嘴唇乌黑,这才使我明白,母亲自己不识字,为什么同父亲争吵时便常骂他吃了乌黑水不讲道理。缪老师和父亲有个很大的不同处,他不像父亲那样节省,他爱吃零食,父亲说他没儿女,只管自己吃饱就够了。缪老师画久了,往往摸出几个铜板,叫我到村头一家茶馆里去替他买一包酥糖之类的好东西吃,我非常乐意,飞跑去买来,他总分一小块给我吃,从无例外。我叫他缪老师,因后来我上学了,他成了我真正的老师。不过他并不教图画,也根本没有图画课,而他的画据说是远近闻名的,还卖,并订有价格润例。70年代我曾顺便回到故乡看看,父亲、母亲及老一辈的亲友们大都已逝世,只缪老师还在,我便专程到渔村去看望他。好容易寻到了他的住处,他住在蜂窝似的人家的夹缝中,屋里建屋,几张破旧的芦帘围成了他暗黑的卧房。他病在床上,他感激我的探望,他谈我父亲的死,那是困难时期,与其说是病死的,不如说是饿死的;他谈到有一次经过我家门前的河滨,见我那瞎了眼的母亲自己摸着去洗东西,感叹年轻人是不顾老人了。我似乎又最后一次见到了我的父亲和母亲! 我不清楚缪老师是哪一年逝世的,只知道他已逝世了。

有一件事曾提高了缪祖尧的画的威望。村里财主陈培之的妻子据说是上海美术大学毕业的,嫁到乡下来后还向缪祖尧借画临摹呢! 陈培之家高楼大屋,连着大楼有高墙围住的大院,里面种有李光桃及别的什么名贵果树,但我不敢进入他们家。陈培之的母亲是寡妇,非常精明能干。早年未生



陈培之之前,领了一个养子,取名连生,就是连接着就要生,果然生了培之。生了培之,连生实际上就不算什么养子了,变成了长工的身份。陈培之骨瘦如柴,据说在上海念法律大学,是律师。他有一次回乡,到附近棟树港小街上问人有没有兑换处,但他说成了“脱”换处,于是乡下流传开了:“兄字头上两只角,培之律师不识它。”我终于有一次能进入陈培之家的大门了,那是他结婚,让许多人进去看,也就是观礼。新娘子是宜兴城里人,也是财主,结婚前送来过几船嫁奁,招摇过河,着实叫乡下人羡慕。结婚那天,我也夹在人丛中挤上了大楼,看新娘子演说,听留声机唱戏,特别爱听“哈哈笑”,各式各样的大笑,笑痛肚子。陈培之家的院子特别大,有花坛,摆满了盆花,开着各样的花朵,还有两只大荷花缸,种有荷花,我爱极了。新娘子烫着长头发,脸上擦着粉和口红,我和小伙伴们觉得像吊死鬼,很难看,但我从此爱上了花。村里只有单调的木槿和葵花,我还从未见过那么多红彤彤的鲜花,于是也总想种花,但哪里去弄花呀!宜兴的陶器名闻中外,但我们乡下只买茶壶,无人买花盆,乡下人从来没有种花的传统。前几年我因事过宜兴,顺便到漏湖边一个公社去参观,那里利用湖滩土地的特点,居然开辟了七十余亩花圃,家乡人民也已进入了欣赏花的时代!

除了缪老师的画以外,我还见过一种漂亮的月份牌仕女,那是在婶婶房里看到的。婶婶不是正经的女人,好吃懒做,偷男人,野男人公开住她房里睡觉,这美女月份牌便是一个常常来去上海的男人吴桂生送她的。吴桂生后来作了什么案被抓住,枪毙了。吴桂生被枪毙后,婶婶还有别的野男人。叔叔是有名的“乌龟”。叔叔本是个老实人,不识字,因为我父亲念过几年书,所以分家时叔叔多分了一亩地。但是就因为婶婶爱吃,不过年时也经常到镇上去买来猪头肉、酱鸭、烫面饺(蒸饺)等吃,一面吃一面赌钱,那十几亩地便被卖得差不多了,后来叔叔便挎只篮子卖香烟、瓜子、花生糖,我的那些堂兄弟也都念不成书,父亲常劝叔叔,但叔叔怕婶婶,听了婶婶的指使反而凶狠狠地对待父亲,甚至有一回与人串通了来偷我们家的稻。姑姑们每回